

EMPTY MANSIONS



The Mysterious Life of
HUGUETTE CLARK and the
Spending of a
Great American Fortune

空虚的豪宅

美国神秘女富豪的传奇人生

[美] 比尔·戴德曼 (Bill Dedman) 著
小保罗·克拉克·纽厄尔 (Paul Clark Newell, Jr.)



黄文彦 译

一段由空房子引发的揭秘调查
普利策获奖记者由此揭开美国最为神秘的隐居女富豪的传奇人生
带你走进美国政商巨擘克拉克家族的百年沉浮史



《纽约时报》年度最佳图书之一、畅销书排行榜第1名，出版当年狂销15万册

EMPTY MANSIONS



The Mysterious Life of
HUGUETTE CLARK and the
Spending of a
Great American Fortune

空虚的豪宅

美国神秘女富豪的传奇人生

[美] 比尔·戴德曼 (Bill Dedman) 著
小保罗·克拉克·纽厄尔 (Paul Clark Newell, Jr.)

黄文彦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空虚的豪宅：美国神秘女富豪的传奇人生 / (美) 戴德曼, (美) 纽厄尔著;
黄文彦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5

ISBN 978-7-300-22028-4

I . ①空… II . ①戴… ②纽… ③黄… III . ①克拉克, H.M. (1906~2011) —传记
IV . ① K837.1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55585 号

空虚的豪宅：美国神秘女富豪的传奇人生

[美] 比尔·戴德曼 著
小保罗·克拉克·纽厄尔

黄文彦 译

Kongxu de Haozhai: Meiguo Shenmi Nufuhao de Chuanqi Rensheng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60mm×235mm 16 开本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张 19.5 插页 3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60 000

定 价 69.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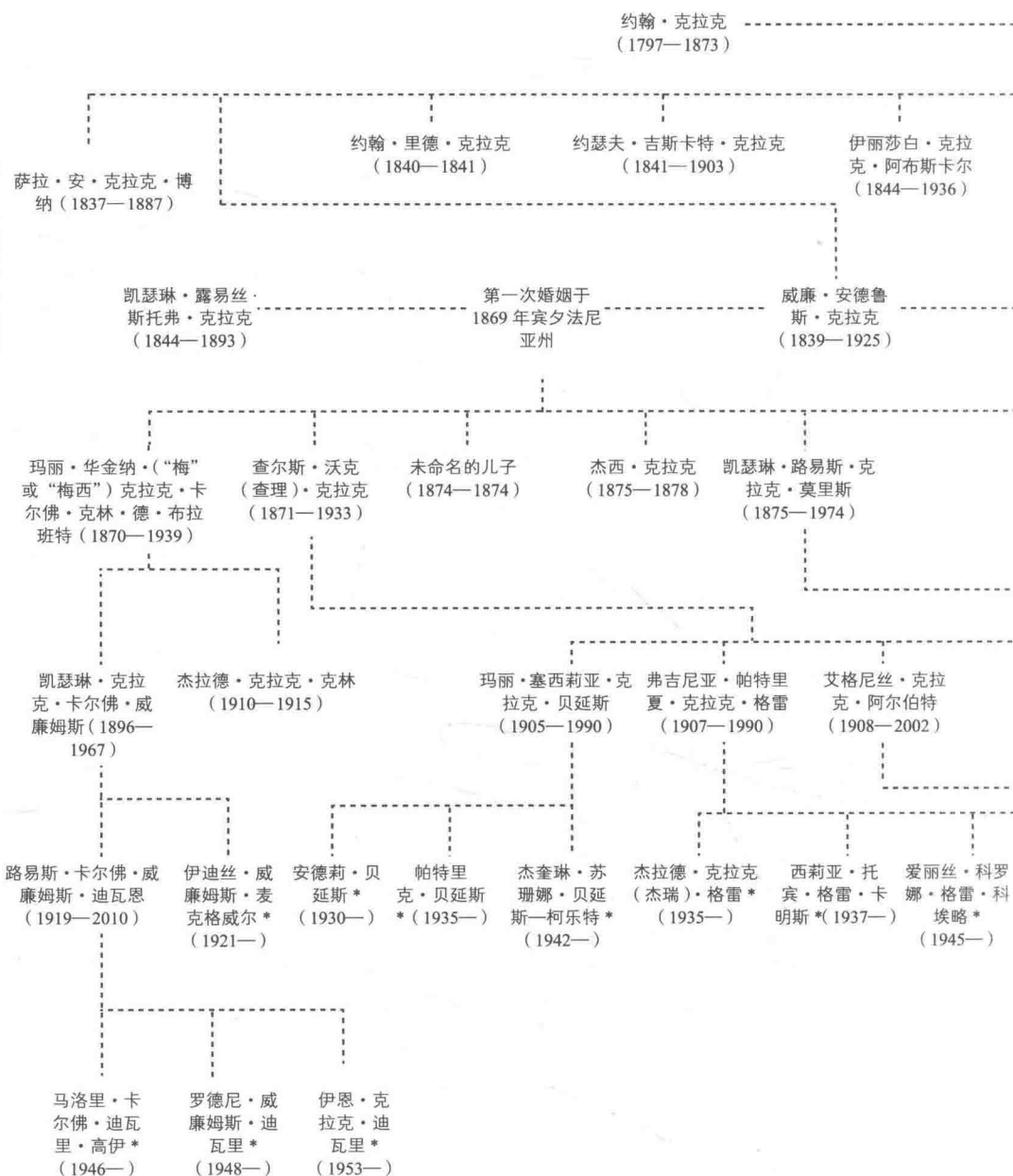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刷差错

负责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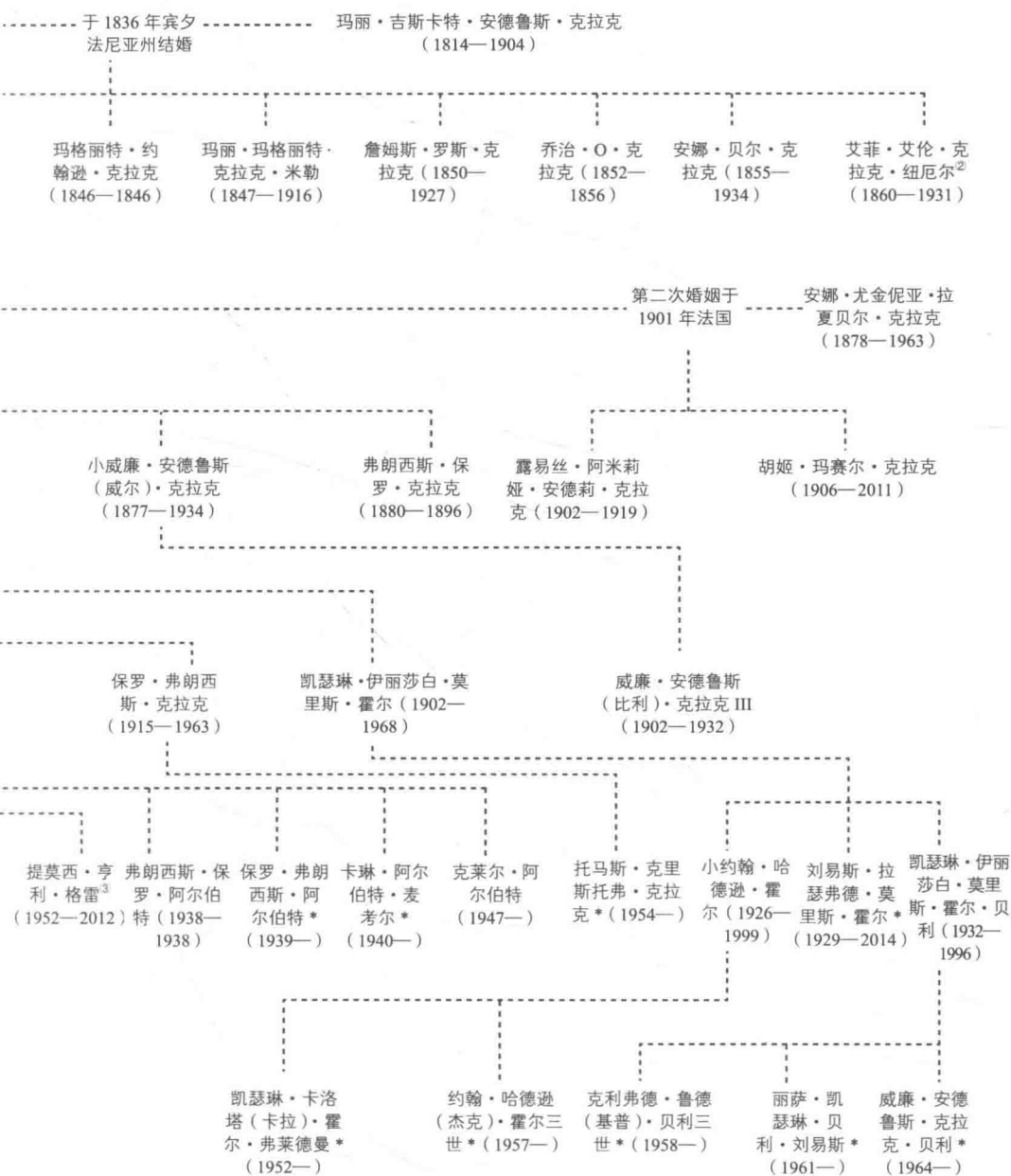
威廉·安德鲁斯·克拉克家谱^①



① 其中*号为争夺胡姬遗产的 19 位亲人。

② 艾伦·克拉克是本书合著者小保罗·纽厄尔的祖母。

③ 蒂莫西·格雷死后他的遗产也加入到争夺中。



未在家谱上列出的还有威廉·安德鲁斯·克拉克兄弟姐妹的子女，其他亲属请参见克拉克家族详细族谱：<http://ancestry.com/clark>.

目 录/Contents

前 言 隐秘富豪 // 1

第 1 章 克拉克公馆 (1) // 15

第 2 章 林中木屋 // 25

第 3 章 铜业大王宅邸 // 42

第 4 章 美国议会 // 63

第 5 章 克拉克公馆 (2) // 87

第 6 章 第五大道 907 号 (1) // 112

第 7 章 第五大道 907 号 (2) // 143

第 8 章 贝洛斯瓜尔多 // 167

第 9 章 乐博堡 // 182

第 10 章 达可塔斯医院 // 192

第 11 章 贝斯以色列医疗中心 // 233

第 12 章 伍德劳恩公墓 // 253

第 13 章 代理法庭 // 270

后 记 蟋蟀之歌 // 289

译者后记 // 296

与比尔·戴德曼和小保罗·克拉克·纽厄尔的对话 // 298

前言

Empty Mansions

The Mysterious Life of HUGUETTE CLARK
and the Spending of a Great
American Fortune

隐秘富豪

我们是以不同的方式走进这个故事的，一个是出于偶然，一个是出于血缘关系。

比尔·戴德曼

机缘巧合，我误打误撞进入胡姬·克拉克的神秘世界，当时家里正在找房子，但价格有些超出我的能力范围。

2009年，因我妻子工作变动，我们从波士顿搬到了纽约，但我们都希望能接触到新英格兰的魅力和独特气质：古老的石墙，乡村角落里殖民时期的房子，节俭的北方佬省掉了“drawer”的r音说把他们的羊毛袜子放在“抽屉”（draw）里，但却把“画画”里的r说得别有风味^①。租房期间，我们看了康涅

① 语音学家称这种舌头向上卷的发音为“后曲音”（retroflex）。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人在读含/r/的词时，略带一点卷舌音。18世纪，新英格兰人追求“创新”的英语，像祖先英国人一样，读/r/音时舌头在口腔内保持平放的位置，发出的音称为是无/r/的读音；而美国的南方人则保持着“原始的发音”，这是今天美国“南方口音”与新英格兰地区乃至全美口音的主要差别之一。此处作者指的是北方佬说drawer（抽屉）音时，发不出“r”音来，但在说draw（画）时，“r”音却发挥得淋漓尽致。

狄格州的小镇，这片区域在帝国大厦的东北方，车程只需一小时。虽然房子价格已陷入大萧条，但对我们来说房子还是只有两种：不喜欢的和买不起的。

有天晚上，失望之下，我索性另做他事了。我开始浏览网页列表里那些我确实买不起的房子——“美国梦”的一种锻炼方式。有些房子的名字很熟悉，比如常听说的连脱口秀主持人唐·伊姆斯（Don Imus）和菲尔·多纳休（Phil Donahue）都卖不动的长岛湾海滨豪宅，其他的宅名则只能靠谷歌搜索才能得知。有人凭借在网上卖内衣赚的钱，买了价值 800 万美元的房子（“穿着内衣买内衣”）。然而，当看到表单里排名第一的房子时，我震惊了。

康涅狄格州待售的最贵的房子在新迦南地区的托尼镇，当时已从原价 3 500 万跌至 2 400 万美元。它名为乐博堡——“美丽城堡”，这“梦中情人”占地 14 266 平方英尺^①，嵌在 52 英亩^②的林地里，一条河流穿过其中，还有一道瀑布飞流而下。城堡里有 22 个房间，包括 9 间卧室，9 间浴室，11 个壁炉，1 个酒窖，还有电梯、行李间、安全走廊和衣物干燥室。仅房产税每年就要 161 000 美元，这大约是一个典型美国家庭四年的收入了。我不认识房子的主人胡姬·克拉克，不知其是男人还是女人？

镇上的网站上有条奇怪的记录：自从乐博堡的主人在 1951 年买下房子后，房子就一直无人居住。这不可能啊！谁能够买得起这样的房子然后空置 60 年？为什么会有人这么做呢？

作为一名调查记者，我的工作职责并没有包括去调查一个美丽的城堡，但第二天早上我还是驱车前往新迦南。

这条名为“丹”的高速公路实为一条蜿蜒狭窄的小道，路上有个手工做的小路标写着 104 号，还有一个警示牌，上面标着“私家宅院，请勿擅闯”八个字。一排矮红砖墙油漆斑驳，后面坐落着两间小砖房。车道从砖房中间穿过，经过锈蚀的铁门，穿入树林，弯弯曲曲消失在视野外。如果真有童话般的城堡，那它必然在林深之处。这房子四周没有人烟，只看见野生的火鸡、麋鹿

① 1 平方英尺≈0.093 平方米。

② 1 英亩≈4046.856 平方米。

和鸟。说它是个家，倒不如说它就是一个自然保护区。这里没有信箱，没有名号，也没有门铃。我倚在墙上，敲了敲一间屋舍的窗户。

一个胡子拉碴、穿着白背心的男人慢吞吞走了出来，睡眠惺忪，说自己叫托尼·鲁杰罗，负责照看这房子。此人年过八十却依然健硕，他说自己曾经是拳击手，还曾和洛奇·马西亚诺^①打过拳击，现在只是在照看“克拉克夫人宅邸”。他开不了门，这房子虽然无人居住但有人精心打理。20多年来，他从没见过房子的主人，只知道支票是她的律师从纽约寄来的。

鲁杰罗像想起了什么，他走进房里，拿出一张《纽约时报》的剪报。在一家拍卖行，雷诺阿的《玫瑰丛中》以2350万美元的价格成交，画中描绘了一个女人坐在花园长椅上。报纸上说这幅画来自“胡姬·克拉克的遗产”。鲁杰罗一直指着“遗产”二字。

“我有个问题”，他对我说，“你觉得她去世了吗？”

...

我在南加州网络论坛找到胡姬·克拉克的名字，发现乐博堡并不是她唯一的房产。她还有一套更大的房子坐落在圣巴巴拉，这幢度假别墅坐落在面积23英亩的峭崖顶上，面朝太平洋。但是这幢别墅绝不出售。报纸上说几年前她拒绝了一亿美元的议价。豪宅名叫贝洛斯拉尔多，意为“美丽风景”。论坛上说胡姬至少有50年没有去过那儿，但这个面积为21666平方英尺的宅子被人精心照料着，20世纪30年代的轿车还停在车库里，餐具齐全以备主人到来。

我本无意投入这个故事，但还是被激发了好奇心。一段时间后去圣巴巴拉出差时，我尝试探访贝洛斯拉尔多。这栋房产隐秘在断崖上，一面高墙把它和圣巴巴拉公墓阻绝开来，即使是魂灵也很难一瞥其中姿态。但是通往贝洛斯拉尔多的后门开着，我沿着那条弯曲的车道往上走。山顶上几个园丁正在工作。主宅隐秘在一片丛林中。突然，一个50多岁的彪悍男人拿着对讲机，开

^① 美国拳击运动员，生于马萨诸塞州布罗克顿。他击拳凶猛，耐久力强，1947年3月起成为职业运动员。1952年他击败了乔·沃尔科特获得最重组级世界冠军，并保持到1956年退出比赛为止。

着一辆高尔夫球车驶向我。他介绍自己叫 C·约翰·道格拉斯三世，是这儿的房产主管，并指着“私人领域勿入”的标志。在把我送下车道的途中，谈到守护的一些事，他只透露两个信息：他受雇于“克拉克夫人”已经超过 25 年了，而且也从未见过她。

边谈着话道格拉斯边把我送出了锁着的铁门，他似乎是没心情帮我解开这个谜团了。“很抱歉”，他淡淡地解释道，“要想养活孩子，你就得这么做。”

看着我对此的好奇心越来越强烈，家人有些担心。但毕竟我和妻子是在一次监狱暴动中相识的，我俩都是记者，为了近距离接触人质曾闯入亚特兰大联邦监狱。我把这座空宅和打探其神秘主人的事情告诉了哥哥（他是个影迷），他给我发来邮件，悄声说道“玫瑰花蕊”^①。

当然，这只是个玩笑。胡姬·克拉克到底在哪里？大笔钱财从何而来，又为何会被如此挥霍？

...

查阅公共档案后，我找到了她的第三处住所。胡姬·克拉克可不是只有一所公寓，在纽约她有三套房产，第三套位于第五大道 907 号，这座经典的石灰岩建筑矗立在 72 街，俯瞰中央公园。这个充满传说和幻想的街区，靠近爱丽丝梦游仙境雕像和精灵鼠小弟举行帆船比赛的池塘。“先生，没错”，身穿制服的 907 号门卫操着俄罗斯口音说，“这就是克拉克女士的房子。”不过，他 20 年来也没有见过克拉克女士本人或者她的家人，虽然他曾经替玛莎·斯图尔特（Martha Stewart）^②搬运杂物，玛莎在这幢大楼里也有个临时住所。907 号门卫耸耸肩，像是想说这种奇怪的事情门卫们可见多了。

邻居和房产经纪人补充了一些细节。胡姬·克拉克的公寓占据了大楼的整个八层和半个十二层（即顶层），总计 42 间房，她在第五大道这个美国最繁

① “玫瑰花蕊”来自电影《公民凯恩》，剧中凯恩临死说出“rosebud”一词，于是记者就开始找寻这个词的意义，寻访了凯恩生前的诸位好友以及他的第二任妻子，由此揭开了凯恩辉煌又崎岖的一生。

② 玛莎·斯图尔特（1941—），美国玛莎家居综合传媒公司的领导人。

华城市中最上流社会的街区拥有 15 000 平方英尺的空间。从业主合作委员会账单上看出她一年缴纳的税款和维护费达 342 000 美元，每个月需 28 500 美元。虽然邻居们都没见过胡姬本人，但他们都告诉我，听说她公寓里收集的玩偶和玩具屋数目惊人。屋内的油画也同样繁多，甚至还有莫奈名作。一个邻居把我带到胡姬第八层公寓楼悄无声息的电梯门厅里，一卷卷多余的地毯搁置其中。我按下门铃，没人应答。这不像是个用来放置莫奈作品的地方。

这位克拉克女士所有的住宅面积几乎相当于整个白宫的大小。她究竟住在哪里？为什么空置房子却一直付着天价房费？寻不到她住所，那至少应该找出她究竟是何人。

...

结果，我打开了走进美国故事的入口。尘封的往事就此打开。此时胡姬·克拉克已经 103 岁，她继承了美国最富庶的财富之一——蒙大拿州和亚利桑那州挖出来的铜矿井，电流通过这里的铜传递到全世界。她父亲威廉·安德鲁斯·克拉克的故事像是美国梦的化身：从宾夕法尼亚的小木屋里走出的农场男孩，后来成为掘金者、银行家，直至蒙大拿州的参议员。威廉·安德鲁斯·克拉克还是一个铁路大亨，联结了横贯大陆线直至洛杉矶这一沉睡的加州港口。沿路被他拍卖掉的土地如今成为拉斯维加斯市中心地段。

20 世纪初美国还没有个人所得税，因此当时的报纸还不能断定谁是美国最富裕的人。1907 年，《纽约时报》算出的结论是，光数银行已有存款，石油大王约翰·D·洛克菲勒是首富。但如果加上还在地下的未挖掘的财富，《纽约时报》认为铜业大王克拉克应该比洛克菲勒更富有。

威廉·安德鲁斯·克拉克在美国历史上的政治生涯也极富争议。他被人告发当初是通过行贿而获得席位，因此被迫从美国参议院辞职。之后他并不气馁，再次参选。1904 年在参议会就职期间，孩子都已经成人的鳏夫克拉克与一个比他小 39 岁的女人秘密结为夫妇，消息一公布就震惊了政界。消息宣布的时候，克拉克和安娜·拉夏贝尔·克拉克已经有了一个两岁的女儿安德莉。我 2009 年寻找的胡姬·克拉克就是这段婚姻里的第二个孩子，她生于 1906 年的巴黎。

因此，她有一个法国名字——胡姬。发这个音需要时间适应，我的南方口音要发清楚也很困难。有人告诉我法语的“u”音在英语里不存在。发音时不是完全以“h”开头的“hu-姬”^①，也不是“y”开头的“you-姬”，更接近于“oo-姬”。威廉·安德鲁斯·克拉克于1925年辞世，留下了价值1亿至2.5亿美元的财产，如今价值达34亿美元。胡姬当时18岁，继承了五分之一的财产，在卡通画里，她被刻画成一个可怜的被宠坏了的富家小姐。当时的历史书或杂志封面故事描述克拉克最常用的词就是“难以置信”。他去世后，企业被出售，克拉克这个名字也逐渐淡出。他也许是现今大多数美国人都未听说过的最有名气的人。现在这个继承了铜业王国五分之一财产的胡姬也同样隐于人世。

这段历史从父亲跨越到女儿，让人难以理解。威廉·克拉克出生于1839年，时值美国第八任总统马丁·范布伦（Martin Van Buren）当政。克拉克22岁时南北战争爆发。1906年胡姬出生，第二十六届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白宫主政。克拉克出生170年后，他最小的孩仍然在世，已103岁高龄，这时候第四十四届总统巴拉克·奥巴马都已经上台了。

好吧，就我所知，她依然在世。

在为NBC新闻网站探究胡姬故事期间，我渐渐拼凑出这个事实：她确实还活着，并一直自我流放似地在曼哈顿医院病房里生活了20年，不过据说身体康健。出于自身原因，她把自己与世隔离开来。胡姬隐居已久，以至于替她打理了20多年事务的律师都没有亲自和她对话过（他只是其中之一），他们之间的交流只能通过电话或者隔着门墙。

对我来说，追寻到此结束了。我写下这个豪宅传奇，但无意去闯入一个害羞老太太的病房。

...

随后，读者开始给我发邮件提示一些不法信息线索，豪宅传奇演变为刑事调查。在胡姬的财产里，有一把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世界上最罕见的小提

① 法语中辅音“h”不发音，是虚音和哑音。

琴之一)，售价 600 万美元，买家被要求十年内不能向任何人透露这把琴的来源。同时，胡姬从账户里划出了几百万美元作为礼物送给了她的一个护士。胡姬的会计是个有性侵犯记录在案的重罪犯，他因在网上引诱少女而被捕。且这个会计和胡姬的律师之前从另一个年老的客户身上继承了财产。

这些进展逐步更新后，和我们的读者一样，曼哈顿区的律师们有同样的疑问：为什么胡姬没到山穷水尽却要出售她的宝贵物品？这个古怪的百岁老人在医院住了 20 年，有能力经营自己的事务吗？她的律师和会计是否联合以继承她据说价值 3 亿美元的财产？

这个深居简出、与世隔绝的女继承人突然成为现代媒体争相追逐的大热门。胡姬·克拉克的形象登上了《今日秀》和纽约小报的头版。她虽生在无声电影时代，却在 104 岁时成为谷歌和雅虎网的热门搜索，维基百科有了她的专页，Facebook 拥有大量粉丝，还有《纽约时报》头版大篇幅的报道。

胡姬小时候就是一个名人，时隔一个世纪再次声名鹊起，而这百年间她更像是一个幽灵。她最后一张公开的照片摄于 1928 年，这位女继承人身着皮草、珠宝和时尚钟形帽。此后，她试图逃避世人的目光。怎么逃离？更重要的是，为什么要逃离？

我急切地想要继续调查。胡姬的一位银行经纪人向我透露：“整个故事非常传奇，但是也非常吓人。它具备群体欺诈事件的所有因素。可怜的克拉克女士听上去好像是那些富有的又与世隔绝的年老女士中的一员，被周边看起来值得信任的顾问们不断利用。”

似乎实情就是如此。

...

在探索这个故事期间，我有幸认识了胡姬的一个亲人小保罗·克拉克·纽厄尔。他并不志于继承胡姬的豪宅，而是对追寻家族历史颇有兴趣。他比我多一些与胡姬接触的体验。一开始他就非常理智地先去电话簿里找胡姬的号码。

小保罗·纽厄尔

胡姬·克拉克是我父亲的大堂姐，不过她更喜欢我称呼她“胡姬姑姑”，用法语姑姑一词“tante”。我父亲保罗·克拉克·纽厄尔的叔叔就是威廉·安德鲁斯·克拉克——胡姬的父亲。这位鼎鼎大名的叔叔常来洛杉矶拜访我们家。父亲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开始着手完成拖延已久的任务——给克拉克参议员写传记。不幸的是父亲身体每况愈下，只完成了冰山一角。

父亲去世后，我开始掌管家族的档案，探访博物馆和历史学会，同认识克拉克和他第二任妻子安娜的亲属开始往来，其中一些人甚至见过隐居的胡姬。在华盛顿特区科科伦艺术画廊展出克拉克参议员艺术藏品后，我得知胡姬还在世。她一直很慷慨地赞助科科伦，寄来手写的支票，同时坚持她的赠与应写上“匿名”。

在家族传说里，胡姬一直以来都是个神秘的存在。虽然她与我的父亲基本同龄，父亲却从未见过她，甚至去克拉克参议员位于纽约第五大道的大豪宅里做客的时候都不曾谋面。我小时候跟随家人旅行，沿太平洋海岸公路经过圣巴巴拉的时候，父亲会指着海边一角告诉我那是贝洛斯瓜尔多——克拉克家雄伟的度假豪宅。我曾听父亲提起过胡姬生性害羞，喜欢独居，其他我也不甚了解。

多年以后，20世纪90年代的某天，我旅行途中从圣巴巴拉经过，用“克拉克”的名字查阅了电话簿，令我惊奇的是我不止找到了一个。我找出了两条胡姬·克拉克的记录，还列出了街道地址和电话号码，地址显示胡姬住在沿海卡布里罗大道。我想着对于这种将自己封锁于神秘中的人来说，这已是了不起的开端。我拨通了其中一个电话号码，她的房产经纪人约翰·道格拉斯（John Douglas）接了电话。他跟我分享了一些关于工作上的事情，说虽然从未见过克拉克夫人，但为她工作很愉快。我问他怎样才能联系上胡姬，他告诉我唐纳德·华莱士（Donald Wallace）这个名字，说这是胡姬在纽约的律师。1994年11月，我通过华莱士转交给胡姬一封信，介绍自己是谁，并表达了希望她能合作来完成家族调查的意愿。

十天内我收到了一段语言留言，声音爽朗又吸引人。“你好，保罗，我是你姑姑胡姬。我很抱歉跟你错过了，保罗，因为我也确实想和你说话。我会再打给你，之后我们可以谈谈。再见。”

她声调高亢，带着异域口音，估计是早年旅居法国的影响或者有轻微的语言障碍。虽然已经 88 岁高龄，但她的声音依然平稳。接下来她又留过几次言，但从来没有留下一个可以回拨的电话号码。为什么不给我电话号码？我想在她宽敞的第五大道公寓里，肯定雇有男仆或者秘书来接听或者屏蔽来电。针对这个情况我电话咨询了她的律师。

“她不会给你号码的。”律师简短回复说。

接下来的一个月，我又错过了她的电话，留言里她说道：

你好，保罗，我是胡姬姑姑。我打过另一个电话，但没有人接。所以我会很快再打给你，因为不久前我得了水痘——我这年纪什么都得患上。能想象得到吗？好吧，不管怎样，现在慢慢恢复了，已经不发烧了，感觉还行。谢谢你给我寄来照片。你女儿长得真漂亮！还有你的小孙子艾瑞克……

说到这里时，留言的时限到了。我很惊奇，这位年迈的亲人一直在家族里都是因为隐居和警惕心重而为人所知，虽然我们从没见过面，但她似乎不介意和我随意聊到个人的医疗问题，还询问我直系亲属的情况。然而，我仍然没有她的电话号码。

接下来的一年里，我不断写信给她。1995 年 10 月，我告诉她我会去纽约，然后留了酒店的电话。在此之前，我收到另外一个克拉克表亲安德里·贝延斯的邀请，他家位于法国领事馆，在胡姬第五大道寓所的另一头。安德里是克拉克参议员的曾孙，职业外交家，现在是法国驻纽约总领事。胡姬让安德里联系我，之后我们成为不错的朋友。那天晚上我回到酒店房间，大约 11 点的时候，电话响起。

“你好，保罗，我是胡姬姑姑。”

最后，离我第一封信几乎过去一整年后，我们终于谈话了。接下来的九

年里我们一直交流着。一年中大概联系六次。有时候很简短，只是闲聊几分钟，有时候我们能聊上半个小时或者更久。从我们的对话中截取了几个片段，以“与胡姬的对话”为名贯穿在书中。

胡姬跟我分享过她最爱的书籍和一些久远的记忆。我们聊时事，也谈家族历史。她很罕见地邀请我去参观圣巴巴拉的贝洛斯拉尔多。于是我打给她的律师来约定时间，胡姬会应我的请求，在几分钟前打给律师知会他，但她却一直没有告诉我她的电话号码。

比尔·戴德曼和小保罗·纽厄尔

2011年5月，在她105岁生日即将到来的前两周，胡姬·克拉克在曼哈顿的贝斯以色列医疗中心去世。法庭记录解决了一个疑问，却又生起另一团疑云。胡姬没有签署“一份遗嘱”来支配她的财富，却签了两份内容相反的遗嘱。这两份都签于2005年春天，当时她已经快99岁了。

根据第一份遗嘱，500万美元留给她的护士，剩下的财产给她最亲近的在世亲属。如果她没有立过遗嘱，这些亲人依然有权继承她的遗产，但在文件里却找不到这些继承人的名字。

六周后，胡姬签署了第二份遗嘱，没有给亲属留下任何财产。她把豪宅划分给护士、教女、主治医生、医院、律师和会计，而其中最大的份额归她在加州度假豪宅贝洛斯拉尔多新设立的艺术基金会。

法庭上的遗产争夺由此拉开——3亿美元遗产的去向悬而未决，胡姬的真实意愿有待商榷。来自胡姬父亲第一次婚姻关系的19位亲属对她的遗嘱提出质疑，他们表示胡姬是诈骗的受害者，当时她精神虚弱，无法了解自己签署的文件是什么内容。

...

在《空虚的豪宅》这本书里，我们一同追寻了胡姬·克拉克和她家族的神秘故事。我们只为诚实地呈现这个故事，无论它的结局将会如何。我们相信

这个故事值得人们去探究，不仅为了胡姬，更为了它展现出来的美国历史的浮光掠影。

这个关于铜业大王及其家族的故事，一方面追溯了产业和财富的兴衰。洛克菲勒、卡耐基、摩根这几个名字在美国家喻户晓，但为什么威廉·安德鲁斯·克拉克在历史上几近消失？他付出了怎样的代价、作出了多少牺牲才能得到这些财富和政治力量？在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财富里，在公众关注的视线中，他年轻的妻子安娜和女儿安德莉、胡姬过着怎样的生活？为什么胡姬要从公众的视线中逃离？胡姬晚年究竟有没有能力处置自己的财产，或者如同她的亲人声称的，她已经被护士和财产顾问们控制？谁将要或者应该继承她的财产？

然而另一方面，抛开这一切世俗的思索，克拉克家族的故事就像是一个经典的民间传说，只是这个故事以倒叙展开，一开始就出现成袋的金子，然后英俊的王子逃离，国王的女儿把自己锁在塔里。这个显赫的家庭让我们了解到保护隐私所需的代价，理解了巨大的财富所需的成本和机遇，也知晓了实现美国梦的后果。这个家族能带我们走进西部淘金热的山间营地，穿梭国会大厅，经过巴黎的艺术沙龙，到达环绕在镀金时代仅存的珠宝里的纽约第五大道的画室。

本书汲取了访谈、私人文件和公共档案的内容。我们没有虚构任何人物和对话，也没有给人强加任何想法。所用资料包括胡姬两万多页私人文件，以及 50 个证人在财产争夺法庭上的证词。虽然非小说类的作品似乎都无法描绘出人的心路历程，但克拉克家族已经留下足够的面包屑，带领我们回到他们的童话世界。

“幽灵”富豪

1991 年 3 月 26 日下午，正值早春时节，阳光明媚，内科医生亨利·辛格曼正赶赴纽约贵族所在的上东区给一位新病人紧急出诊。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妇人打来的求救电话，她没有自己的私人医生。